旷野之上,构建诗意人生

文/ 徐升

近来,改编自作家李娟散文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持续走红,这块北疆之北的土地赫然映入人们的视线,以其质朴粗犷的风姿打动了所有人。重读李娟的旧书《阿勒泰的角落》,我再次深刻地感受到,她清新纯净的文字与美丽的阿勒泰相映生辉。李娟以妙趣横生的幽默文风,不遗余力地挖掘着平凡日子里的闪光点,令沉重艰辛的生活也随之生出希望的羽翼,变得轻盈而充满梦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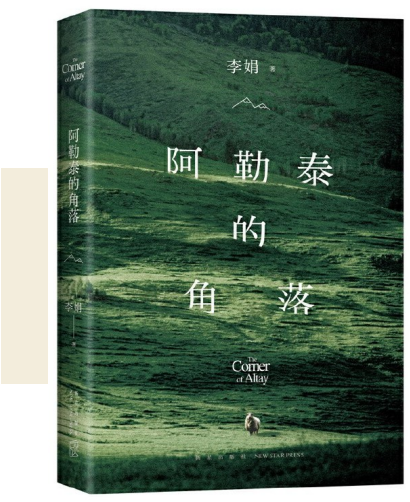
《阿勒泰的角落》共分为五辑,记录了李娟随家人在阿勒泰地区深山牧场中的生活日常。喀吾图、巴拉尔茨、沙依横布拉克、桥头、红土地……李娟与母亲一起经营着半流动的杂货铺兼裁缝店,辗转在一个个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之间。脚下的旷野沉默着,辽阔且荒凉,它以恶劣的气候与贫瘠的土壤考验试图在这片大地上生存的人们。李娟经受住了来自旷野的洗礼,并构建起了一种独特而充满诗意的生命状态。她仿佛一粒戈壁滩上的花芸豆,看似脆弱,实则坚韧,即使在粗砾的大地上也能萌生奇迹般的嫩芽,肆意挥洒鲜活的生命力。

李娟善于发现生活细微处的美好,并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在巴拉尔茨,她热爱去河边洗衣服。穿过深密的丛林,来到宽而浅的河流边,河水冰凉清澈,在夏日炽烈的阳光下激荡出一片幽幽凉意。她放慢脚步,倾听着百灵鸟与麻雀的啁啾细语,沉醉于河畔野花的色泽与芬芳,此时,“吃一颗糖,都会吃出比平时更充分的香甜,剥下来的糖纸也会觉得分外的美丽”。由于地处偏僻,用电不便,巴拉尔茨的夜晚漆黑一片,李娟就在黑暗中借着炉火和月光为家人准备晚饭,虽然只是简单的拉面烩菜,却也洋溢着温馨幸福的滋味。她住过帐篷,住过地窝子,也住过废弃的旧房子。简陋的环境始终无法磨灭她对生活的热情,反而让她更为珍视旷野带来的一点一滴的惊喜,满怀感恩与知足,全身心地融入自然。

在旷野面前,人类渺小而脆弱,这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变得更为紧密。旷野之中,无论亲情、友情或爱情都格外真挚热烈,甚至连陌生人之间也流动着宽容互助的脉脉温情。李娟写母亲,母亲时常流露出与年龄不符的狡黠与童心,诓得女儿“留守”在家陪伴年迈的外婆,趁暇四处散步游玩,穿山涉水,归来时却也不忘为女儿带一捧红艳艳的野莓果。她写与哈萨克族女孩喀甫娜之间的友谊,既感激喀甫娜骑马四个小时前来看望好友的情分,又苦恼于两人因种种隔阂而不免尴尬的相处模式,只能遗憾地逃避对方的热情。她写自己与卡车司机林林之间短暂却令人怦然心动的爱情,当恋人的白色卡车满载月夜清辉驶向杂货店时,期盼、欣喜与羞涩便一齐交织着融入她的眼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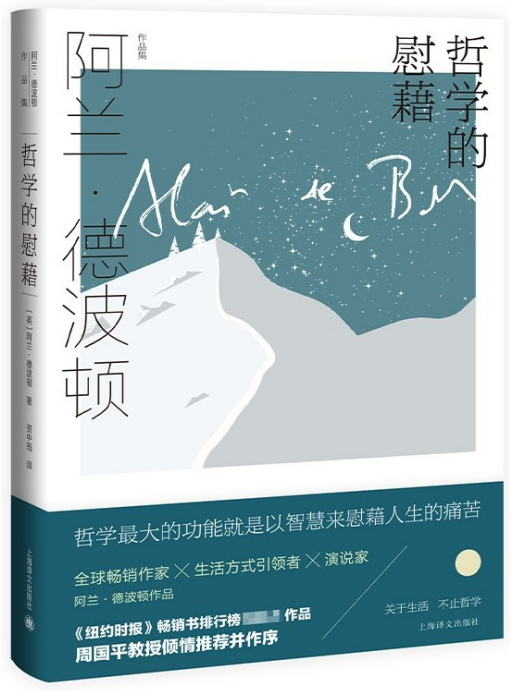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李娟还凭着敏锐的目光与细腻的笔触,勾勒了一幅旷野之上妙趣横生的人物群像。房东叶尔保拉提妈妈力大无穷且心灵手巧,举重若轻地帮李娟完成劈柴、揉面、搬水等繁重活计之余,还能在做家务的间隙扭着粗壮却灵活的腰身跳“黑走马”舞蹈,浑身充盈着丰沛的力与美,令人肃然起敬。深山牧区的孩子们乐此不疲地捡柴、挤奶,劳动既是童年重要的游戏,也是生活赋予的启蒙,磨砺出他们坚韧纯洁的心性。不知名的老人怀抱羊羔,尽力保护着降生不久的弱小生命,慈爱而悲悯……阿勒泰的人们,身上散发着相似的天真淳朴的气质,深深感动着靠近他们的每一个人。

旷野上的生活艰辛而纯粹,李娟从中捕捉到了未经雕饰的真善美,并一一诉诸笔尖。诗意自她的文字中倾泻,裹挟着隽永的灵气,流淌过阿勒泰草原与山林的角落。在她笔下,“诗和远方”终于不再遥远,而是扎根大地、野蛮生长,以朴实浑厚的力量扣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弦。



尝一尝,哲学这只虾

——读《哲学的慰藉》有感



文/陈幼芬

傍晚的风,有了夏天的味道。好朋友提了青梅酒,相约夜宵,说是吃龙虾的时节到了,美味不可错过。我欣然前往。

椒盐味的香脆,蒜香味的鲜美,褐红色的酒,醇厚透亮。萦绕鼻沟的,还有白酒与青梅合一的清香。火锅蒸腾,气雾氤氲,我们边吃边喝,促膝畅聊。手指头上,沾满幸福的味道,舌尖更是啧啧赞叹——爽!

生活处处是哲学。我想起了阿兰·德波顿的话:“哲学如龙虾,外面有一层硬壳,还有应该剔除的污垢,但是里面的肉却是美味而营养丰富的。”

阿兰·德波顿与我同时代。他1969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懂多国语言,是一位才子型作家。他的作品,是人人可读的大众文学书籍,内容甚广,爱情、旅行、建筑、新闻、文学等均能入文,体现生活的哲学,又侧重精神探索与内心成长。虽无缘谋面,但气息上有不少相投之处,让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我也是新近才爱上阿兰·德波顿的文字的,偶遇在“龙虾”朋友的书房。一眼相中,我就网购了他的作品集,一套共六册。听他娓娓道罢,相逢恨晚,只觉言传之妙,甚是舒畅。其中,最具兴味而又警示人心的一册,是周国平写了推荐序的《哲学的慰藉》,一本通俗的哲学读物,却尽显哲学之魅力。

哲学一词,希腊文原义是“爱智慧”。哲学思想与理论,由哲学家们高度理性的头脑、独特神妙的灵魂与天赋异禀的才气凝集而成。书中,作者介绍了六位哲学家,开出了六味人生处方笺。

与世不合时,求助苏格拉底。这位赤脚的外貌奇丑的哲学家,像个疯子一般,在露天广场,如饥似渴地追寻各种话题,向邂逅者提出思辨式对谈,探明真理。不讲真理的雅典法庭,听从500名智力有限,且带着强烈偏见的陪审员的票决,处死了他,但他留下的“永远听从理性的律令”的教诲,值得我们牢记。烦躁动荡的心灵,需要理性的管束,每个人都有潜在的理性。

缺少钱财时,求助伊壁鸠鲁。他曾坦率地承认,财富并不总令人愁苦,自己也爱好享乐的生活,但依然提出灼见,“奢侈生活的渴望背后,最大的动机是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关注”。在他的快乐需求清单中,只有三样,依序为友谊、自由与思想。他说,快乐并不昂贵,快乐的障碍并不是金钱。

遇到挫折时,求助塞内加。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担任了尼禄皇帝5年的导师与10年忠实的副官,最后,却被尼禄下令处死。亲友们听到尼禄的命令大惊失色,他却不动声色地问:“你们的哲学哪里去了?”因为哲学,他在晴天霹雳面前保持了尊严,在飓风恶浪前有处变不惊的淡定。他提醒,命运女神的舵桨,可能瞬间带来凶险,但我们需要顺应接受。我们无法决定事态的发生发展,但始终拥有看待事件态度上的自由。

人生有缺陷时,求助蒙田。这位自诉“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的哲学家,抛开所有的忸怩,坦率地用文字披露自己的一切,包括尴尬的颓萎不举的房事经历。因为坦诚,他的《随笔集》,令读者倍感亲切且心灵自由。他认为,无论是面对身体病弱,甚至性能力的缺陷,还是智力与文化的缺陷,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超越边界,过平凡而善良的生活。

伤心的时候,求助叔本华,一位活力充沛但性情阴郁的天才。叔本华的母亲,曾抱怨儿子热衷于“思考人间苦难”,正是他“人生殊可悲,我决定以毕生思考它”的决心,让他成了悲观主义哲学家。他指出,根除头脑中对世界抱有很大期望的错误观念,就能避免期待落空的大量痛苦。确实,伤害我们的不是他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期待。我,就是一名典型的积极悲观主义者。

陷入困境时,求助尼采。这位喜欢拿着笔与笔记本,在山谷散步的哲学家认为,人生总是正负相倚。他把困难比作植物,建议人们学做园丁,用潜力与耐性,引导面目可憎的困难,长出美丽的花果。他把幸福与不幸,比如孪生姐妹,要么一起长大,要么一起永远矮小。

身体有病,找医生;灵魂有病,找哲学家。

哲学,就是一剂众人皆宜的强心健脑的良药,用于调整人们看待世界与人生的视角,给痛苦中的人予以宽厚的承托,像双脚踩踏的大地,像三才碗的茶船,稳固而包容。

每当,我感觉身体沉重时,往往也伴随着心灵的郁闷与灵魂的被禁锢感。重获活力与轻盈,我需要医生的建议,需要心理的治疗,更需要哲学深刻的慰藉。

你的一位弄虚作假的同事,得到褒奖,拉罗什富科会举出撒谎与夸大事实的最好理由,“世间获得奖励的不是美德自身,而是美德表现出来的特征”。于是,你放下了愤愤不平的情绪。

你的一位不可理喻的邻居,做了一件极大伤害你家的事,塞内加来点拨,“恶人做恶事,有什么奇怪?我们应该对什么都不感到意外”。你会消除一己的评断,理解恶人的恶言恶行,是自然而然的事。

困了累了,失去耐性想要摆烂的时候,我听洛克说,“因为不能展翅飞翔,便不肯用脚来走,只好坐以待毙”。我醍醐灌顶,告别怠惰,乖乖前行。

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吧!它帮助我,直面人性的形形色色,将一切经历,转化成心灵的财富,更好地遇见未知的自己。

好比吃龙虾,阅读,不只一味地接受,需要辨析地消化。哲学,这只龙虾,吃起来有些麻烦,但味美富营养,我爱!

海外遗珍背后的故事

文/刘小兵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都在静静地诉说着中国的故事,也让世界对中华文化有着更多的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的最新力作《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致力于向大众读者介绍散落海外的中国珍宝的同时,还以细腻的笔触将这些文物珍品所蕴含的绚烂古代物质文化一一道来,凸显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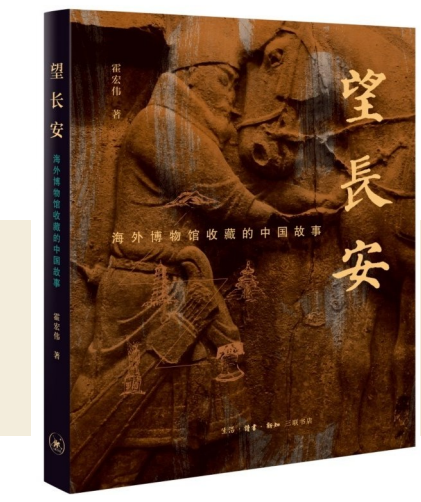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无数灿若星河的珍宝,然而,自晚清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大量珍贵文物惨遭抢夺、倒卖、走私,如游子飘零流落异国他乡,成为国人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霍宏伟在讲述这段怅然历史时,从一个人文学者的视角,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这些文物在文化、艺术、美学方面,所呈现出的纷繁之美。在他看来,虽然作为物质载体的这批文物已经遗失海外,但是,深蓄在这些物件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却并没有丢失,一直珍藏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

在写作本书之前,霍宏伟曾有过一段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的经历,对该校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文物做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后又参加了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编纂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大型丛书的撰写工作。这种全球视域下的考古探寻,开启了霍宏伟研究散失文物的新思路。即挖掘这些“遗珠”内在的精神质地和文明气象,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皈依,就是向宏阔的华夏文明致敬。怀着这份虔诚的初心,霍宏伟不断找寻着那些散失于域外的颗颗“遗珠”,为它们拭去蒙尘,并逐一揭示出它们身上独特的魅力。其中,书中所涉及的流散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物,年代自战国、两汉直至北魏、唐、宋。品类则包括青铜器、玉器、鎏金铜佛像、银器、三彩俑、石刻等,不一而足。

霍宏伟如数家珍地解读着这些“遗珠”身上宝贵的精神内核: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汉代人像砖柱,鲜明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趣。宾夕法尼亚大学馆藏的北魏至辽金佛教造像,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中国古人的信仰与智慧。在美国费城宾大博物馆中的昭陵石马,则以高超的石刻艺术,彰显了华夏民族海纳百川的大国气度。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唐代骑马女俑,梳丫髻、着男装,呈现了盛唐开放的时尚风气。日本泉屋博古馆的战国汉唐铜镜,镜背上各具特色的纹饰与图像,忠实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印迹,真切展示出中国古人掌中的澄澈世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北宋银镜盒,尽管已逾千年,但透过小小的物件,依然能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宋代女性的温婉气质……这些文物专题之间看似没有太多关联,却以不同年代、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角度,诠释着一个共同主题,即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古老文明的博大精深。对此,作为文物研究者的霍宏伟,始终保持着一贯的清醒,他在书中诚恳地写道:“它们有着相同的命运,在动荡不定的清末民国时期,孤独漂泊,身处异乡。然而我们还要抱着这样的意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以千万计,我的研究难以面面俱到,涵盖全部种类,只能采撷片羽,连缀成篇,希望能够做到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文明起兮兆东方,古国万年始辉煌。文物作为看得见的民族精气神、摸得到的文明根与脉,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所在。以昭陵六骏为例,历史上围绕着这一同一主题,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呈现。唐代用的是高浮雕石刻,北宋是阴线刻石文,金代运用的是绘画,明代演进为版画,到了清代则变成了照片。而到了当代,艺术形式又变得更为多元,用石头复刻昭陵六骏,发行昭陵六骏邮票,谱写《昭陵六骏》琵琶曲等等。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虽然有些文物憾失于海外,但国人非凡的创造力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却从来不曾缺席过。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霍宏伟这样解释说,希望《望长安》能够连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其文化根源,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为那些流散海外的国宝铺设一条回家的路。望长安,既是望见故土,也是照见历史。当然,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相信不久的将来,定将会有更多的流失文物踏上回家之路。



图/艾米粒